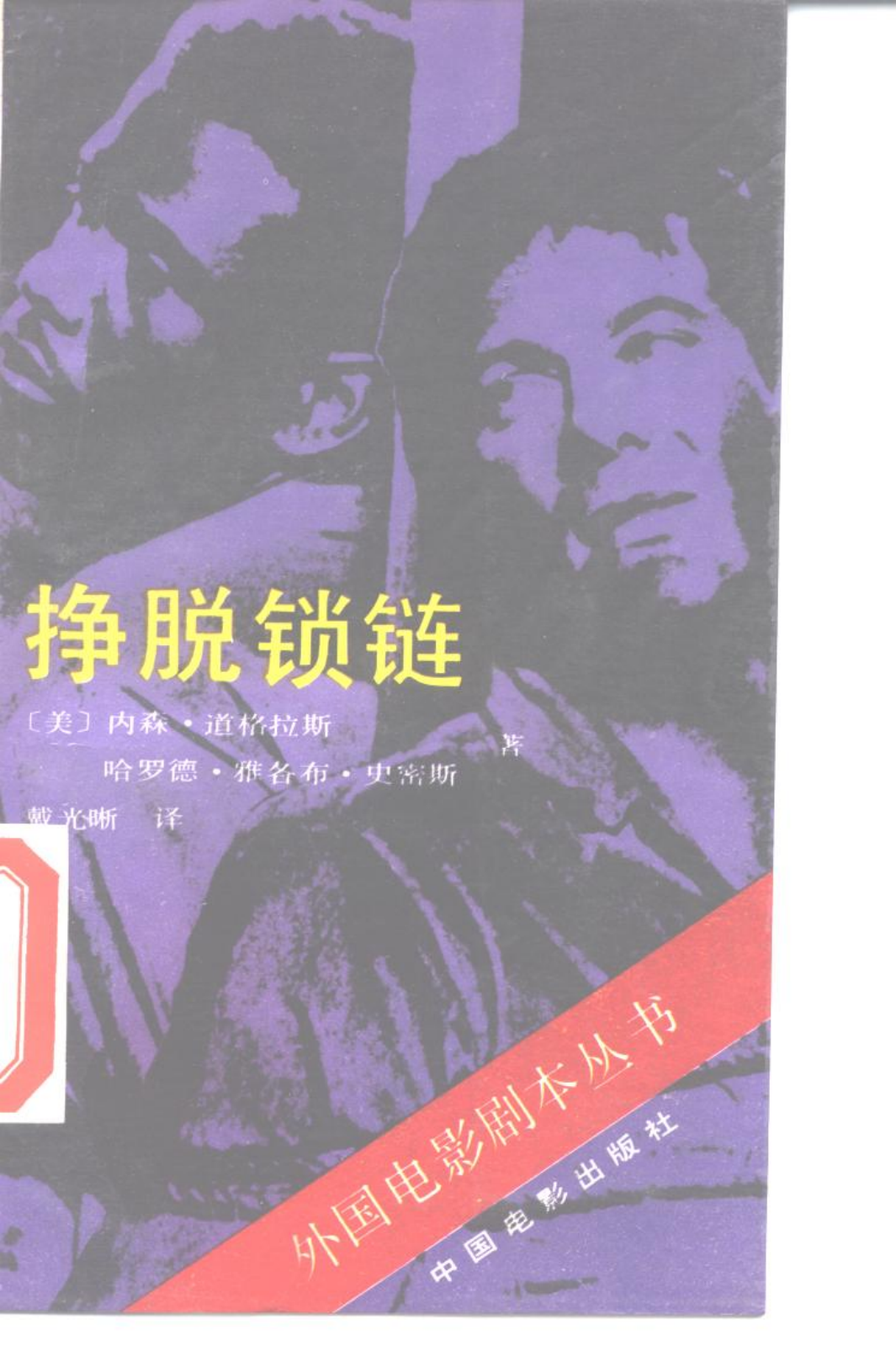




挣脱锁链

〔美〕内森·道格拉斯

著

哈罗德·雅各布·史密斯

戴光晰 译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挣脱锁链

〔美〕内森·道格拉斯

哈罗德·雅各布·史密斯 著

戴光晰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5119

1045119

The Defiant Ones

据苏联艺术出版社1960年版
《美国电影剧本选》俄译文转译

内 容 说 明

这部影片描写了两个被一条锁链铐在一起的逃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在患难与共的逃亡途中，历尽艰险，由老拳相向变为生死之交的历程。本片获1958年“奥斯卡”最佳编剧、最佳摄影两项奖。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乃 萱

挣脱锁链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3.25 插页：4 字数：65千
1985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86

定价：0.80元

11.0/6
一个强有力的男人的声音在唱歌，旋律忧伤而又单调。

……他走得很远，
前途渺茫地走去，
他走得很远，
走到肯塔基去，
他走得很远……

夜。一条大路。风在刮着。

这条由来已久、象驼峰般起伏的公路伸向远方。刚下过大雨。象污秽的破布片那样的朵朵残云布满天空。一辆带篷卡车象大甲虫似的正在公路上徐徐爬行。远远地就能看到卡车前灯的光亮。

卡车行驶到佛罗里达州和梅松—杰克松—莱因之间的一个地方拐了弯，然后沿着一片黑压压的沼泽地驶去。车轮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滑行。

卡车驾驶室。杰尼克斯和别依凯尔坐在那里。

杰尼克斯是个中年人，有着一张被风吹得干皱的、晒得黑黑的脸。他目光紧紧地盯着挡风玻璃。车子常常要滑到一边去，他总得设法使车子走在路中

间。

红脸颊、蓝眼睛的别依凯尔比杰尼克斯年轻一些。

歌声变轻了，而有时卡车马达的隆隆声甚至完全盖没了歌声。

别依凯尔坐卧不安，神经显得有些紧张。

杰尼克斯：你怎么老是坐卧不安的？

别依凯尔：我的裤子太瘦了。

杰尼克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的长途旅行，只有穿布裤子最好。

别依凯尔：这样的长途旅行，只有一样东西最好，那就是潜水服……（用头向后面正在唱歌的人指了一下）这还得听着他！……从沃克维尔出来，都听了一路了。

杰尼克斯：（开始生气）你甭管他啦！他即使这么唱着，也够不愉快的啦。

别依凯尔：他弄得我心烦意乱的。

前面出现了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的灯光。

别依凯尔：小心一点！

杰尼克斯：听着，别打搅我开车。

一个急转弯，卡车又滑到排水沟近旁去了。迎面来的那辆汽车擦边驶过。

卡车驾驶室。

杰尼克斯费劲地又把卡车开回到路中间来。别依凯尔脸色苍白、满脸汗水地坐着。他们俩有一小

会儿默不作声。

杰尼克斯：这些雨刷器一点都不管用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别依凯尔：可你也开得太快了，特别是……在路都几乎看不清的情况下。

杰尼克斯：（嘲讽地）你害怕了，是吗？

别依凯尔：什么叫“我害怕了”？这些装着甜瓜的汽车跑得这么快，好象要赶到明天的前头去似的……

杰尼克斯：既然你签了合同，又想要挣钱，那你就得开得快些。

别依凯尔：那也不会因为你开得快就多给你钱啊！

杰尼克斯：（有意和解地）那好吧……好吧……我开得慢一些！

别依凯尔：（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下过雨以后，从沼泽地里冒出来的这股味道真难闻死了……

杰尼克斯：现在什么时候啦？我的背已经开始痛起来了。

别依凯尔：怎么都快九点啦。

杰尼克斯：我们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了……

别依凯尔：没有吧，你好好听听他唱的！一路上就是一个调儿。要是让他坐在敞篷车上……那就可以看到，他怎样在风雨中唱了起来。

他这句话的尾声被另一辆从黑暗中向他们驶来的卡车的隆隆声盖没了。别依凯尔紧张地望着向他们移近的光亮。

别依凯尔：这些个长虱子的运甜瓜的家伙……

杰尼克斯：你老是发什么鬼神经啊？

别依凯尔：什么叫做“发神经”？到了早上，谁要是在巴尔的摩没有弄到甜瓜当早饭吃，我才管不着呢……

杰尼克斯：（提高了嗓门）那你就更用不着嚷嚷啦！

别依凯尔：那好吧！可你也别堵住我的嘴。

（他转身对着传来歌声的方向嚷嚷道）后边别唱啦，见鬼去吧！……住嘴！

卡车的车厢篷内。

昏暗中，在紧贴着卡车车帮的木头长板凳上，坐着一些男人。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地被铐在一起。他们倦容满面的脸由于寒冷而变青了。

一个肩膀宽宽、脸活象是石头雕刻出来的黑人在唱歌。他的名字叫卡尔林。和他铐在一起的那个人名叫杰克逊，看上去也是个大力士，他的脸也是僵化的，但这……是一个白人。在四英尺长的镣铐链子许可的条件下，他坐得尽可能地离黑人远一些。他们都默不作声。

别依凯尔：（画外音）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住嘴！

杰克逊：（嘲弄地）你听见了吗，上尉怎么说的，黑鬼……你怎么还不闭嘴？

杰克逊的话是嘲讽别依凯尔的，但黑人还以为他是冲他说的。他停止了唱歌，缓慢地转过身来望着杰克逊，然后同样缓慢地站直了身子。他起立的时候

候，使劲儿地用铐链把杰克逊拽了起来。有一小会儿工夫，他们站在车篷内对视着。

卡尔林：（平静地）你这个没正经的，要是你再敢喊我一声黑鬼，我就打死你。

杰克逊的脸上掠过一丝懒洋洋的微笑，但他整个身子都绷紧了。

杰克逊：（同样平静地）试试看，小子……

卡尔林正准备挥拳，但这时，迎面而来的汽车的耀眼的前灯突然照得坐在车篷里的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响起了一阵刺耳的、象磨牙齿那样的刹车声……急转弯……轰隆一声巨响……

夜。下着雨。

突然安静下来了。可以听到的只有淅沥的雨声和轮胎漏气的咝咝声。隐约可见倾翻了的汽车的车轮缓慢地在转动。

还是那天夜里。那条路上。

汽车前灯的光亮渐渐移近了。这是一辆急救车。

救护车和郡长的汽车象饿蚂蚁似地围住了卡车的残骸。不远处，工人已经在清除道路了。周围都是人。受重伤的人被抬走了，受轻伤的躺在担架上等待着别人来抬。

画面上的特写——马克斯·缪勒尔郡长。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就担任郡长的职务来说，他看来似乎太温和了。在他未考虑成熟之前，他是一句话

也不说的。

缪勒尔走向警察局的汽车。当他在一些受伤的人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向着一副副担架俯下身去。

在警察局的汽车旁。缪勒尔疲惫地对着无线电话在说话。

缪勒尔：我是缪勒尔……不，州长，有生命危险的人还没有……车子滑到一边去了……是的……只逃跑了两个。是的，州长……我知道我的首要职责是什么。我们在等着狗……是的，州长，过不了多久就会来了……我已经给监狱长康米斯基打了电话……是的，州长……我相信，您会办妥的……

他挂上了电话筒，显然不满意地望着电话。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站在身旁的一个淡黄色头发的人，这个人的整个外表说明他是健康而得意的。

报纸编辑：你好，马克斯，我是第一个吧？

缪勒尔：你好，代依夫，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

编辑：有什么新闻？

缪勒尔：所有发生的事，我已经都告诉你了。司机还不省人事。而另一些人，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想说。

编辑：你在跟谁打电话？

缪勒尔：州长。

编辑：我能发表一点什么吗？

缪勒尔：（冷淡地）当然……他说了，他要亲自来处理这件事。

编辑：他这样做是很好的。

缪勒尔：今年要选举啦！

编辑：对你来说也一样啊，马克斯。

缪勒尔：（向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一个地方警卫队的队员）你再给康米斯基打一次电话看……我们急需把他们的内衣给狗闻闻。

警卫队员：知道了，先生！

缪勒尔：再打一个电话到梅里斯维尔那里，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找到了那个带着警犬的……小伙子没有？

警卫队员走了。另一警卫队员给缪勒尔送来一个暖壶和几个纸杯。

警卫队员：请，郡长，喝一点热咖啡吧。

缪勒尔：谢谢。

警卫队员：（递给报纸编辑一个纸杯）热的。

缪勒尔：（看到了什么）来这么些人，搞什么鬼名堂啊！

一辆小型卡车轻巧地越过了一道沟。从车上跳下来七个男人。这都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全穿着狩猎服，带着各种不同型号和口径的枪。他们中间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带着一个手提收音机。他显然各方面都在模仿埃尔维斯·普里斯特利^①。他平易近人，老是乐呵呵的，他的举止使人觉得：仿佛他是这群人中的首要人物。他的名字叫劳依·亨斯。

劳依：我们来了，马克斯！

缪勒尔：谁叫你们来的？

① 埃尔维斯·普里斯特利(Elvis Presley)，深受美国青年喜爱的电影演员和流行歌曲演唱者。——俄译者注。

州警察局的上尉弗兰克·查依邦向郡长走来。弗兰克精通本行业务，四十岁，精力充沛。

上尉：我叫他们来的。

缪勒尔：让我带着他们干什么呢？

上尉：他们会有事干的……您反正人手不够。

说这些话的时候，上尉用一种庇护他们的语调，他耐着性子，但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上尉：我只有六个人。要是路上捉不到这两个人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仔细搜查周围地区来捉拿他们了。

缪勒尔：（对来者）喂，留神些枪！……这可不是好玩儿的。

劳依：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马克斯。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是猎人……去追跑着的兔子……

缪勒尔：（冷冷地）可他们是人。

劳依：（愉快地）可以说是一回事儿。

缪勒尔：（挖苦地）当然……只要他们还能跑，他们会一直跑着。只要他们还没有倒下，他们会一直走着。即使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会挣扎着站起来，而且当他们还没有再一次倒下去的时候，他们还会跌跌撞撞地继续行走。当他们听到狗叫声就在近旁时，他们会爬行……是啊……这也和兔子一样！

劳依：我们只不过是想帮助你，马克斯。

缪勒尔：你想要帮助我，劳依？

劳依：当然罗，马克斯！

缪勒尔把装咖啡的空杯子递给他。

缪勒尔：很好！把这扔了吧。

他走向警察局的汽车。

劳依瞪着眼睛目送着缪勒尔，同时机械地把手中的纸杯揉扁。

在警察局的汽车旁站着编辑、缪勒尔和一个在无线电旁值班的警卫队员。

编辑：这些也是助手啊？

缪勒尔：别说了！

编辑：关于这逃跑的两个人，听到一些什么？

警卫队员：（在无线电旁）监狱长康米斯基来电话了，郡长。

缪勒尔：（对编辑）你跟上尉说，让他把情报都给你。你可以从中了解到你想了解的所有情况。（对着电话）喂，监狱长吗？我是马克斯·缪勒尔……

担架上躺着一个受伤的犯人。一个警卫队员把他的手铐摘了下来，走到警察局的汽车旁，把它扔在手铐堆里。

编辑在便条本上记录着。上尉大声地在念情报。

上尉：霍赫·卡尔林——黑人……言语和行动侮辱了别人……图谋杀人……判十到二十年徒刑……不允许假释……单独监禁……劳改营……约翰·杰克逊……非美国血统……持械抢劫……判五到十年徒刑……袭击押送队……再追加五年……不允许假释。

郡长走了过来。

编辑：（对缪勒尔）这个监狱长怎么能把一个

白人和一个黑人用镣铐铐在一起呢？

缪勒尔：大概是，他这个人不乏幽默感吧。

编辑：那现在他说什么呢？

缪勒尔：他说，不用着急……他认为，他们走不了五哩路就会相互格杀的！

卡尔林和杰克逊拼命地在奔跑。

农村地区。杰克逊和卡尔林在奔跑。干树叶子在他们的脚下吱吱地响着。四英尺长的锁链把他们俩拴在一起，他们跑的快慢不一样，象是又跳又跑的样子。他们跑到了一条小溪旁。两人卧向水边，喝着水。

他们喝完了水，坐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两个人都是伤痕斑斑、污秽不堪。从他们受尽折磨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夜里走过的路是不轻松的。但他们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個愿望——逃出去！

杰克逊：一会儿天就要亮了……

卡尔林：是啊……但愿天快点亮！

杰克逊：出车祸的时候，幸亏我们是站着……突然勾起的回忆迅速地抹去了卡尔林脸上希望的闪光。

卡尔林：（恶狠狠地）是啊……你是走双运的……

杰克逊：（温和地）今天他们点人数的时候会发现少了两个人……小伙子……（停顿了一会儿）但愿天快点亮……（停顿了一会儿）你认为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么？

卡尔林：八哩左右……也许，十哩……我们现在到了沼泽地的尽头。

杰克逊：那么沼泽地到哪儿是尽头呢？

卡尔林：离戈比市四十五哩路……

杰克逊：这么说，好象这些地方你都知道。

卡尔林：（简短地）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干过活，在生产松节油的劳动营。

他从烟盒里取出最后一支烟，划着了一根火柴，把烟盒揉皱，扔了。

杰克逊：你快看看那个亮光。

卡尔林：（简要地）如果他们离我们这么近，近到都能看见我们了，那他们就会抓住我们。

杰克逊琢磨着这句话，突然理解了自己这次逃跑的全部意义。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懒洋洋的微笑，接着就咧嘴笑了起来……开始抽起烟来……划着的火柴在他的手中烧尽。他把它扔掉，用脚踩灭。他的注意力被一双监狱里的皮鞋吸引住了。他惊奇地久久望着这双皮鞋。

杰克逊：你看看这双鞋……你瞧瞧这双破烂的……监狱里的皮鞋！

突然间他有了一个想法……他用那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手急速地在地上扒着……在寻找什么……卡尔林不得不适应着锁链的一扯一动。

卡尔林：你怎么啦？

杰克逊：我在牢笼一样的监狱里被关了七年……突然这已经成为过去！……

他终于找到了一块石头，仔细地察看着它，在

手中掂着它的份量。

杰克逊：你说，我们走了多少路了？

卡尔林：将近十哩……

杰克逊注视着石头，陷入沉思中。

杰克逊：我在监狱的院子里走了七年……忽然……已经离开它有十哩路了！

一阵突然迸发的疯狂的力量控制住了他，他把锁链放在一块大圆石上，把手中的石头举了起来。

杰克逊：再也不会有监狱里的鞋了。

石头有力地落在锁链上。

杰克逊：再也不会有监狱里的鞋了！……（激动的情绪在高涨）我要给自己买一双麂皮鞋！……

石头更有力地落在锁链上。

杰克逊：……还要买白西服和丝衬衫！……我要成为却利·波泰依托^①……却利·波泰依托，我要在街上踮趾……

石头有力地落在锁链上。

杰克逊：……我要戴上用细麦秸编的草帽，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石头有力地落在锁链上。

突然，杰克逊抬起眼睛来望着卡尔林。

杰克逊：（把石头递给卡尔林）给你，拿着，boy^②……你的右手是自由的……你来砸锁链！使

① 这是一种文字游戏：“却利·波泰依托”即“却利·财主”（“Potato”在美国行话中即金钱）。——俄译者注

② 英文的“boy”有男孩与佣人两个含义。——俄译者注

劲砸……把它砸得粉碎！……来吧，boy！”

“boy”这个词使卡尔林感到厌恶。但他还是接过石头，并慢慢地举了起来。

卡尔林：（恶狠狠地）boy，啊？是，老板……是，老板……

用力地砸着锁链。

卡尔林：你记住，再也没有什么“是，老板”了！

卡尔林的手高高地举起石头。

杰克逊：我要在爵士音乐伴奏下跳舞……

石头有力地落在锁链上。

卡尔林：……再也没有什么“是，老板”了！

杰克逊：……我要坐着轮船到里约热内卢去，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了！

卡尔林：再也没有“好，老板”了！

砸着锁链。

杰克逊：……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了！

卡尔林：再也没有“是，老板”了！

石头猛力地砸在锁链上……变成碎块了。一片令人紧张的寂静。

卡尔林：（轻声而惊讶地）锁链砸不开……砸不开……

杰克逊的眼中流露出坚定的信心。他缓慢地站起身来。卡尔林仍然跪着，两眼盯着碎石头块。

杰克逊：（严肃地）我们走吧。

锁链被拉紧了。这一突如其来的牵动使卡尔林停止了沉思。他望着杰克逊。

卡尔林：走吧，上哪儿？

杰克逊：（坚持地）上帕英维尔……我们走到帕英维尔去。

卡尔林：（果断地）帕英维尔在南方。我不到南方去。

杰克逊：我认识帕英维尔的一个小姑娘。如果她还在那里，我们就能把锁链砸开。

卡尔林：那么以后呢？在白人掌权的这个南方城市里，我这副模样很惹眼。你怎么想的呢，难道他们在那里要抓住我还不容易吗？

杰克逊：离我远点！……我们也不是未婚夫和未婚妻……你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卡尔林：（温和地）我们现在就象是丈夫和妻子。是啊，就是这样，你这个没正经的！……（指指锁链）这就是我们的订婚戒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地继续说）你这个没正经的，去南方对我们来说不是结婚旅行的路。我们上北方去！……

杰克逊：（蔑视地）经过沼泽地吗？

卡尔林：我在松节油厂工作过很久……就在往北六十哩地左右。那里天天有火车来，把松节油运走……火车从沼泽地的西头来，开得相当慢……跨过这个州，开往北方俄亥俄州的化工厂去……（沉默了一会儿，在考虑什么）让我们设法坐上这趟火车……

杰克逊：你在监狱里呆了很久了吗？

卡尔林：八年……

杰克逊：那你怎么知道那里还有火车呢？